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
二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今楚實於趙而不能顧實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賣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今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

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循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衆

五曰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誣役

五曰用衆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受士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實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肩時

四曰養實

五曰長政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已

一作本知又作不過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勲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論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真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月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大寢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群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奉卦用事

同繁衆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今也東郊農始

東郊監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今也東郊農始

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命農大夫舍止

詩云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善相丘陵阪險

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所宜五穀所殖殖以

教道民必躬親之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

農乃不惑防諫作勅勸督田事準定是月也命樂正

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

會正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也

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興典與也

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蠲也禁止伐

木春木王尚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大飛鳥無麋無卵

蓄燕物也麋子曰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捨捨露

鼈鼈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鼈有肉曰鼈拵是月也

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殃也兵戎不起不可

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無變天之道變

也無絕地之理絕猶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為孟春行

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

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地木德用事

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

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藁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

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水相于故風行冬今則水

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藁莠蓬蒿並興行冬今則水

潦為敗霜雪大皐首種不入春陽冬故水潦為敗雪

霜大皐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

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性也全猶順也天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

者以全生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多官而反以害

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千度

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

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

法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濁曰骨人之

性毒物者相之故不得毒相亂也亂之物也者所以

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

性非所以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鳥者不

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則不知輕重也輕輸物不知

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

焉無幸必亡假今有幸且猶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

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有色於

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瘠

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味亂耳使耳不聰五是故聖

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

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

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

者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遠不通焉性惡

得不傷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

射也衆人所見會萬物文章以害一一生生無不傷

章章明美觀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故

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天全則神和矣

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

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不謀而當不

慮而得詩云不謀而當合得事之則精通乎天地神

覆乎宇宙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

畏也受猶承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

上爲天子而不驕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下爲匹夫而

不憚憚讀憂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爲

患不知貪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莫由無

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出則以車入則

以輦務以自佚門用輦此驕逸之乘車入命之曰招

壓之機招至也壓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

薄送我畿此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

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爲酒困老靡勇

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

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伐美色

也皓齒詩所謂齒如蠶犀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

秦清之上有鉤射之樂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

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

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中聲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

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

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家入得新聲請以樂君

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涓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

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技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

淫辟滅亡故曰鄭衛之音者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

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

由方因善終舜時皋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非夸以

皆不肯富貴者高位置實疾類故曰重生故也

名也爲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爲輕富貴求虛名也則

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

重已

重已

三曰倖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倖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已故不受之也已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播以璽炭三

美者也江漢有夜光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

故也好也而愛之者少也珠之不圖者曰機皆喻不今
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我身也
之愛著璧與小璫有之利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
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
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
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危也曙明也有一日失
其所以安終身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爲
者故曰有道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
也守慎無爲輕責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是師者之愛子
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饔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竊
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譬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
者之聾者不聞雷之聲不煩賴自拍解謝咎過而反
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殊猶甚也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
知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
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人人之所非是
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
是已之所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也故
謂之太惑人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以此治身必死
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故曰必亡
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召致之也壽長至常

亦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
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
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殃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
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可禁此論不可不熟知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
動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使五
尺堅子引其棧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世之人
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
父視視活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貴人所行逆
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
若鳥獲多力倒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
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故聖人
必先適欲適猶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
疾也多陽則痿痿廢不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
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疾也不爲高臺疾也味不衆珍
爲傷衣不燂熱燂讀曰實燂熱則理寒理寒脈理
寒則氣不達達通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
輒輒讀曰濃不勝食氣爲病也中大輒而氣不達
不達肥肉厚酒醪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輒而氣不達
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昔先聖王之爲苑園
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
園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日園詩云王在靈園
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矣宮室臺榭
也足以辟備燥濕而已矣宮室臺榭宮室謂之室室謂之宮

土方而高曰臺有星曰榑燥謂陽其為輿馬衣裘也
炎濕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其為飲食醢醢也足以
適味充虛而已矣醢讀如詩地地不言之地周禮探又酒正二曰醢醢醢者以藥與其為聲色音樂也足
季相醢不以醢也醢而醢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
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官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
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
其情性而已
不過制也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公則天下

平矣平和平得於公出也嘗試觀於上志志古有

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平易也詩無偏無頗無頗無頗無頗無頗無或

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黨無或作惡遵王之

路惡擅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

不私一物私猶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伯禽將行

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也成王封之於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必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天

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以爲已子成遂萬物不

有也已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

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供

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

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

仁以百姓爲藹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仲父之病矣病困漬其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

何大漬也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屬託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今病在

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奚何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

父之教寡人也教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用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

管仲名善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

不比於人此方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

可爲霸者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

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醜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醒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

哀不如已者欲教育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

利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

也有不見也至而見之也此總說臨朋所行勿已平

則隕朋可也言可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索奇不欲小智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

而己不伐大庖不豆已不復自列簋豆也若

勇不關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兵不冠冠也若

錡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桓公行公去私惡人

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冠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人

之過無所念無所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上

私也改曰去私也

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阿豎刁易牙之譏不正適

所至無主喪六十日乃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

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日醉而飾服飾讀

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

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

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行一作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黃帝

言曰聲禁重過其實也色禁重不欲好色衣禁重不欲

衣服端僭若子香禁重不欲奢侈味禁重不欲厚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祁黃羊對曰解狐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

稱善焉居有間間頃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

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又問對曰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

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鉅姓子通

也鉅姓子通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

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素孝先生之以此

聽寡人也腹解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為之賜受賜而令吏弗誅腹解不可不行墨

者之法欲必以行之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

私也私愛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讓曰仁鉅子可謂公

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

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事處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呂氏春秋第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仲春紀第二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營之分野也是月日隱此宿

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夾鍾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

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發而耕故曰始雨

水也桃李之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鷖屬皆舒華也黃離幽巖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鳴吟正直不驚擊也鳩益

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室乘鸞輅駕布穀鳥

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說在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

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孟春當生者不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存恤孤寡

援勤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也社祭后土所以爲

民祈穀也地日有從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

否重農事故卜擇之也國圉法室省之者赦輕

止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國圉法室省之者赦輕

也止禁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

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稱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

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禘三牲具曰太

宇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九嬪率九嬪祀高禘耳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見天子於高禘中禮也前之傳見於天子者於高禘弓矢于高禘之前也禮也天子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也分等晝夜釣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電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之也始動蘇開發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金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有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合房室者生子必有雷電通精狂癡之疾故日夜分則同度量衡石角斗桶正權槩度又丈也量稱錙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三斤權槩十斤角斗桶量器也稱錙曰權縣平斗斛者今鈞是月也耕者少舍邑者皆耕在野少有在都布在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澤乃修闔扇寢廟必土地不備墜碎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出故治之也喪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人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饗廟冰室取祭廟春薦非卿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此謂之上命樂正入舞舍采夫是月上句曰命樂官正率卿大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合猶置也入學舍采台舞秋訟學舍聲以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也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甸丁日不入學官習樂樂所以後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

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也是月也祀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記曰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帛皮圭告於祖禘此之謂也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相掠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則國乃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故旱煥也極陽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者則弗為則不治此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事也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所制制於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父父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古賢人也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詩云如未暇在於治天下天下重物也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他猶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淮南子

云越王 逃乎丹穴淮南云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

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含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

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

所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子搜為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

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

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

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

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誤致幣得罪故勸今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蹠屣而逃之故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

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驕

也得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

不相知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

緒餘以為國家緒以持身之餘緒也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

其草藎也土鼓鞠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治

音同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

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

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

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

徇物徇俗也彼且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

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

其所以之也至與其所以為也為作今有人於此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

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全其生全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故

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迫生

焉迫促也迫促也欲得生尸素寵故所謂尊生者全生

之謂於身無所損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

也六欲生耳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

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

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

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難義重於

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

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辱

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

者矣未見蹈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

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義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

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

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

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

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

算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便有食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聖

人修節以止一作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其不過故耳之

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

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雖神農黃帝其

與桀紂同也天下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得其

不過節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

情矣失其不過情失其不過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

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亡故曰

凡君也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

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雖有彭祖猶不能

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雖有彭祖猶不能

為也彭祖股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

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其於物也不

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其於物也不

可得之為欲貴不可得之物實難得之不可足之為

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

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而蹻謂其流行速疾矜勢

好智冒中欺詐矜大其寵契好尚其所行自謂為智

民言恩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後急先身以困窮雖後

悔之尚將奚及困何危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

正直者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見聞言而驚

不得所由所行變暴聞將危敗成亡之言而乃始驚

由用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

之道故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

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

美味死者所不得說大不能樂古人得道者生以壽

長福故必壽長終其性命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

論早定也禮道者生而能行論早定則知早畜畜知

早畜則精不竭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

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

地也同於不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

生故曰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尊

一醕者舉則速盡尊酒也酌揮之者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陽論君大故大貴

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又損其生以資

天下之人資猶而終不自知知猶功雖成乎外而生

虧乎內內通故曰虧生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

視口不可以食

胃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

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孫叔敖楚令尹速賈之子也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荊國幸也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盡得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俾付孫叔敖使憂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得休息也休養生教不故死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一入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黃鵬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益禹染於皋陶伯益禹顓頊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六世孫伊尹湯相詩云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名太乙伊尹湯相詩云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焉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代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武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常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蔽猶舉也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爲喻也夏桀染於